

物语星思 罗光成专栏



罗光成

罗光成，中国作协会员、安徽省作协理事、南陵县文联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散文百家》《雨花》《人民日报》等。出版专著多部。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。

三岁男童幼儿园咬伤同学，竟被对方奶奶剪掉4颗门牙！这起听之令人发指难以置信的事件，就发生在湖南长沙（据《人民网》陕西频道）。

试问这位向三岁幼儿下毒手的老奶奶，你的这副蛇蝎心肠是如何练就的？你还有最基本的天理良心吗？你还有一丝道义人性吗？

其实，这些年，我们一些部门、一些地方，是过分以所谓的传统文化、不加以泥沙糟粕过滤的古代文化，而不是以真正的法治精神，缘木求鱼地治理着早已走出历史的过往、一切都已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崭新时代。我们过分强调了德的教育作用，我们过分相信典型的力量，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，很多时候，这都是些靠不住的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当然是最好不过的的景象，但如果出现“老吾老而恶人之老，幼吾幼而恶人之幼”，甚至“恶吾老以及人之老，恶吾幼以及人之幼”——这些人类社会必然存在和出现的现象时，我们怎么去扭

烟霞网讯 寇研专栏



寇研

寇研，作家，出版《思奔》《大唐孔雀》《上官婉儿和她的大唐》等作品多部。

景龙四年(710)六月初，中宗暴崩。缘起一枚饼。有毒的。

某日深夜，中宗在神龙殿批阅奏章。奏章没看几行，便呵欠连连，肚子也咕咕叫了。呼唤左右，不见人，不知小子们躲在哪个角落打瞌睡。随着一声娇滴滴的“父皇”，安乐公主走进来，端着一枚香喷喷的毒饼。

中宗一看见自己最疼爱的女儿亲自送毒饼，眉毛展开了，眼睛笑弯了，赶紧扔下奏章，吞下饼，赶紧宾天。绝不给爱女、爱妻添任何麻烦……

中宗之死，成谜，存疑。但天子暴崩，储君未立，帝位空悬，已成既定事实。韦后心怀鬼胎，指派左右，封锁消息。《旧唐书·后妃传》载，韦后“不发丧，引所亲入禁中，谋自安之策。后与从兄韦温定策，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……少帝即位，尊后为皇太后，临朝摄政。”

与党羽议定方向后，韦后秘密召见上官婉儿，授意婉儿托先皇口吻伪造遗书。遗诏中须包括两项重要内容：其一，命十六岁的皇子李重茂即刻继承皇位；

红槐槐梦 纪永贵专栏



纪永贵

纪永贵，笔名槐下牵牛郎，文学博士，池州学院教授，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。业余爱好旧诗、书法与垂钓。

冷子兴与兴儿，是读者不太喜欢、甚至不太注意的两个人物，但却是作者特意安排的引导性角色。冷子兴只在第二回出现过，后文再未出过场。兴儿主要出现在第六十五回至第六十八回，他是贾琏的小厮。

贾雨村自从别了甄士隐之后，前去应试，中了进士，升了知府，谁知被人举报而革职。于是游览天下，来到扬州，碰巧做了黛玉的家庭教师。闲时出游，碰到老友冷子兴。冷子兴是“都中在古董行中贸易”的一个商人，雨村因问他“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”，引出他对贾府的全面介绍，这好一段介绍是很有层次感的。先说贾氏家族的渊源，再说这个家族行将衰败的局面：“也都萧疏了，不比先前的光景”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”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，内囊却也尽上来了”“如今的儿孙，竟一代不如一代了”。然后说到贾府男性世系，重点落在宝玉身上：“说来也奇，一落胞胎，嘴里便衔了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，上面还有许多字迹，就取名

向老而无良者说不

转，怎么去改变。

一段时间以来，精英们提出了人口老年化问题。这是一个现实绕不过去的社会过程。这本身是需要我们面对和解决的问题。但不知不觉，却使老人倍加受宠起来。关爱老人，是社会的进步与美德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一些老人因此而自以为是，无视公德，不讲道理，甚至为非作歹起来。一些留守儿童受到老人的性侵；一些没有让座或让座稍迟的少儿受到老人的责骂；一些老师因为批评教育学生而受到老人家长的殴打。在一家服务窗口，服务生动作稍慢了点，就被等得不耐烦的老人大声辱骂，服务生稍作解释，老人立马奋袖出臂，咄咄上前就要打人……

现在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一些老人，变得越来越性格暴戾、蛮横无理了？照说，按照人类成长的规律，幼年时期不懂事，少年时代不更事，青年时期义气用事，这个时候，做错一些事，或做出格一些事，多少还是能够被人接受或理解。那么一位老人，经历过生命岁月磨砺的老

人，经历过世事风雨漂流的老人，应该多一些温情，多一些爱意，多一些平和，多一分超然，多一分做人楷模的义务与责任，多一分对后来人及人类的感恩与大爱。而现在的一些老人，却连基本的爱心与道义都没有，丧尽良心与良知，这难道就是我们这个老年社会到来并将越来越这样的注定吗？

让我们从关爱老人的单一思维中走出来，提出关爱人类的思想吧。老人需要关怀，孩子也需要关怀，所有的人，都是需要关怀的。只是，在提出关怀理念的同时，不要忘了，除了人文的关怀，我们更需要制度性的关怀。制度性的关怀，应包括人文的关怀、行为的制约、后果的评价。再老的人，哪怕已是耄耋，如果他无视公德，惟我独尊，危害社会，伤及幼小，我们就一定要启动制度机制，对他们进行教育、引导和惩戒，对他们无良甚或歹毒的行为大声说“不”和宣战。只有这样，老年化社会才是一个必然而正常的社会，老年化社会才会闪现和谐与希望的光芒。

中宗暴崩

其二，允皇后辅政，裁决军国大事，一如当年高宗遗诏。时局立即变得凶险万分，何去何从，上官婉儿必须做出决定。

久经思索后，婉儿暗中联络太平公主，商议遗诏拟定事宜。两人再三斟酌，最后决定依韦后要求草拟诏书，但加进了第三条重要内容，这样，遗诏的全部内容便为：第一，李重茂即位，第二，韦皇后知政事，第三，相王李旦参谋政事。也即说，韦后是辅政了，但不能完全自己说了算，遇事还得与相王商量。这一来，相王李旦代表李唐皇室，便争取到了一个与韦后势力博弈的平台。

成全韦后野心的同时，兼顾到李家利益，这是婉儿能想到的最合适的应对当前困局的方式。作为下属，身后又没有任何扶持，上官婉儿从来不能左右政局，她只能尽己之力，为她属意的一方制造机会。

再，婉儿联络太平公主，既为商议，也是需要她来做自己此次投诚李唐的见证者，就像六年前的神龙政变。太平公主享有盛望，是李家代表，不管将来李家谁

做皇帝，婉儿都需要太平公主为她说项。不得不说这是一步好棋，一个十分周全的考虑。

李家在行动。

上官婉儿知道，太平公主和临淄王李隆基已在策划废黜韦后。然，兵变的诡谲之处正在于，纵然策划滴水不漏，不到最后一刻，谁也不会知道结果。政治本身就意味着变数，无穷可能。要想知道最后的结果，只有一个方法：等待。

再难有一个完整的睡眠。公元710年，旧历六月，上旬。那半个多月无法入眠的深夜，想来上官婉儿一定会凭栏而立，听宫外原野的虫鸣，听宫内每一滴声响，等待来自黑夜的讯息，等待启迪。在这等待、观望与聆听中，婉儿的目光，或会从头到尾抚摸一次这座雄丽的大内皇宫。这是她生活四十多年的地方。她熟悉这里，每幢建筑，每处角落的秘密，禁苑的花开花落，掖庭宫，高宗后宫，中宗后宫。这座皇城，已是她整个的一生。

上官婉儿特意留下了遗诏草稿。风暴将至，她必须为自己找好栖息之所。

冷子兴与兴儿

叫作宝玉。你道是新奇异事不是？”当他说到家里人都担心宝玉将来不成器时，引出了贾雨村的长篇大论，从“正邪两赋”的角度极力为宝玉辩护。

讲完贾家，贾雨村又引出“金陵甄家”，他因在甄家也做过甄宝玉的家庭教师，便提及“甄宝玉”种种“劳神”的表现，与贾宝玉竟是同一个品性。冷子兴接着又介绍了贾家四个小姊妹、四个老姊妹的情况，最后笔墨才落到“男人万不及一的”凤姐身上。这一回虽然不太好看，却是全书的人物纲领。

兴儿的出现大致在全书一半的篇幅上，是为尤氏姐妹而设定的。第六十三回，常年在外面修道的贾敬因吃了金丹而“宾天”，引出了“二尤”二进贾府：“尤氏不能回家，便将他继母接来在宁府看家。他这继母只得将两个未出嫁的小女带来。”这才有了后文的贾琏偷娶尤二姐、尤三姐自刎的故事。二姐被贾琏安排在“小花枝巷”里，兴儿就成了她跟前的使唤。第六十五回“尤二姐拿了两碟菜，命

拿大杯斟了酒，就命兴儿在炕沿下蹲着吃，一长一短向他说话儿”，兴儿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老太太、太太、姑娘们的“各样家长等语”，“将荣府之事务备细告诉了他母女”，重点介绍了凤姐的“两面三刀”。第六十八回，凤姐由“兴儿引路，一直到了二姐门前”，接二姐进了贾府。此后，不见兴儿踪影。

“兴”即《诗经》所谓“起兴”之意，开头与中间的两个“起兴”之人都是交待故事背景的“功能性”角色；这个“兴”也包含着激起读者“兴致”之含义。开场颇似《桃花扇·听稗》第一出中听柳敬亭说书：“把那权臣势家闹烘烘的戏场，顷刻冰冷”。“兴”者将贾府讲得如此热闹，但作者为何让他姓了“冷”呢？所谓冷子兴（“子”即“你”），是说，当你听完这个“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故事，你对富贵红尘的兴致还不能冷却下来吗？

诗曰：

兴起歌吹笏满床，兴消雪落白茫茫。
红尘滚滚宜归早，一冷空门余味长。